

菊园琐谈

秋分时节,在通向古镇菊园的小路上漫步。抬首远看,菊园之中呈现出一片片五彩的斑点。走近细瞧,偶见一斑金黄,五彩的斑点只是那朵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,又到了菊园花开的季节。

菊园位于家乡古镇的东首,面积十来亩大小,园里菊花颜色有单色,也有复色。花儿盛开时,既有“暗暗淡淡紫,融融冶冶黄”,也有“满园花菊郁金黄,中有孤丛色似霜”。一阵风儿吹来,菊园便翻滚起彩色的波浪,令人目不暇接。

说起镇上的菊园,源自唐末农民起义将领黄巢在喻口安营扎寨的那段历史。《阜宁县志》载:“黄巢筑城射河南岸喻口镇,居民称为巢城”。黄巢曾以菊喻志,写下了“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诗句。历经千年的沧桑变化,唐时的“巢城”已化作历史的积淀进入了史册。现今,这里矗立着一座新兴的小镇。几年前,人们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搞起了旅游开发,小镇的入口处便有了一方菊园。每年菊花盛开时,有许多人慕名来菊园赏菊游玩,这里亦成了网红打卡地。

谈到赏菊,不得不先聊聊被人们称为“花中四君子”之一的菊花。菊花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,最早的记载见于《周官》《埤雅》,《礼记·月令篇》中“季秋之月,鞠有黄华”,指的就是菊花。更有《诗经》和《离骚》都有菊花的记载,《离骚》中有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之句。自古以来,菊花与中华民族有着不解的文化之缘。晋朝陶渊明爱菊成癖,写下了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“秋菊有佳色,裛露掇其英”的名句。唐代元稹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”道出了爱菊的缘由,白居易的“耐寒唯有东篱菊,金粟初开晓更清”对菊花凌寒的品格大加赞赏。宋代苏轼“轻肌弱骨散幽葩,更将金蕊泛流霞”让菊花的形态与色彩显得惟妙惟肖,而朱淑真的“宁可抱香枝上老,不随黄叶舞秋风”让人感到菊花傲风拒霜的气节独放光华。“人生易老天难老,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,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,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,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伟人度重阳,咏菊花,赞秋色,感悟人生抒发革命豪情,可謂是独具神韵,极富旷古绝伦的艺术魅力。

艳丽多姿、傲霜开放的菊花除了极高的观赏价值外,还具有一定的药用食用价值,《本草纲目》《别录》《本草衍义》《神农本草经》等均有记述。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成了世人沿袭的习俗,从“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”“南阳白菊有奇功,潭上居人多老翁”中可窥见一斑。

行走在菊园蜿蜒的小径上,闻着秋风送来的阵阵花香,我想:人们喜欢菊花不仅是因为它高洁芳香,而更应是欣赏它傲霜凌寒吧!



登瀛

山水秋色 李昊天 摄

刊头书法 臧科书

不管怎么说,这碗面,发酵了一个乡下孩子的想象,并且,还用猪油来滋润,用葱花来爆香,用一个又温暖又明亮的名字来吆喝——阳春面。

桃李春风一碗面

“阳春面一碗,虾糠汤。”看看招牌上大字醒目的各式早点和风味小菜,我要了一碗虾糠汤面。刘老师说这太简单了吧,老板也热情推介特色鱼汤面。鱼汤面当然好吃,但到了伍佑街上,我满心想的就是这虾糠汤阳春面。

“你们要是高兴听,我来说说吃面条,”与刘老师夫妇聊天,我常会回味一些乡村往事,“我且说个场景啊——”

“上街的啊?”一个干活的大伯立于庄稼地里,一边问话一边正好歇一刻。“嗯呢,上街的。”答话的大伯挎个篮子或挑个担子,乡间小路上走过来。干活的又拉呱“弄碗面的?”“嗯呢,难得上趟街!”这口气有点拽;更多的回答是,“没得哦,贵呐!”“一碗面多贵啊?三两粮票一角一分钱!这是‘非虚构’,我小时候的生活经历。”

“正是一说,刘老师听出我的心思了,‘这个面,看来就是你点的阳春面。’”

“正是,虾糠汤阳春面,当年要三两粮票一角一分钱。腰里无铜,不能充雄。这碗面不是想吃就吃的,今朝再来尝尝。”

刘老师邀约“吃早茶”,正好约在我老家街镇上的老字号饭店,就让我油然想到阳春面,其他点心再好吃,也要来一碗虾糠汤面。没想到,“吃早茶”成了“忆往昔”。

“那年代,不要说钞票,粮票也并不比钞票来得容易,”刘老师夫妇俩在城里长大,但也经历过清贫岁月,一听就知道我说的意思。

我对一碗面比较稀罕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平常面

条吃得不多。吾乡种稻食米为主,面食少。即使吃面,做法也简单,口味一般。如果炒个青椒韭菜往面碗上一覆,即谓之“盖浇面”;如果再加香干肉丝,就算得上顶配的“浇头”。乡下人上街办事,总不能饿肚子,就有了理由下馆子,可口袋又没几个碎银子,那就弄碗面吧。于是,在街镇的饭馆里吃碗面,便成了一个象征,成了一种向往。

我小时候就傻傻地向往过,觉得那些大伯念叨过的面条是天下美味。我母亲说,莫听他们瞎炫,比盖浇面差远了!越是这么说,我越是不信。母亲就说,那你放学后好好挑猪菜,回头带你上街。等街上的面吃到嘴,我信了母亲的话,真的是光面,没有浇头;同时又觉得那些大伯说的也不叫“炫”,街上的面真的好吃。

闲谈之间,虾糠汤面被端上桌,热气腾腾的。先掏手机拍个照,再拿筷子拨一拨,让面伸个腰,后浅浅吸口汤,“嗯,还是那个味!吾乡老话说,吃面吃的个汤。”

喝汤,吃面,想想小时候的心路历程,自己也不觉莞尔。慢慢成长,我才知道,街上的面也不是没有浇头,而是有浇头的面更贵。慢慢地,我才明白,街上的面其实也一般般,只是“隔锅饭香”,何况这锅是街上的。不管怎么说,这碗面,发酵了一个乡下孩子的想象,并且,还用猪油来滋润,用葱花来爆香,用一个又温暖又明亮的名字来吆喝——阳春面。

春暖花开,跑步上街。桃李春风一碗面,教我记挂到如今。

那束光

“噢,电梯怎么还没动静?”从楼梯口,慢慢爬到三楼时,耿园长不经意间看了一眼,电梯的“↑”“↓”,并没有亮起来,数字依然显示为“1”。

“这腰怎么又疼了起来呢?”耿园长埋怨自己的腰有点不争气,来到医院,准备理疗,神情甚至有点沮丧。

这次就到三楼,耿园长想多运动,没有乘电梯,只是经过电梯口时,眼睛顺便瞥了一下:一对老人在那。

“那两位老人明明就是乘电梯的,怎么会比我慢呢?难道?”虽然到了三楼,热心的耿园长却起了疑虑。既然有了疑虑,她决定从原路返回,看个究竟。

一楼电梯口,爷爷依然推着轮椅,奶奶坐着。可是,电梯门依然关着,两人都没有去按电梯的“↑”。

下午一点,让人捉摸不透:上班还要等好长一会儿,人自然少得多,可是,爷爷还是这么早就推着轮椅出来了,只想让老伴早点做上康复锻炼。

“你们怎么不按电梯呢?”本不想冒昧的耿园长,忍不住多问了一句。“老伴看不到、听不见,而我,手够不着,只能耐心等待好心人来帮忙了。”奶奶说。“什么?老伴看不到、听不见?这还怎么照顾你?”听到这话,耿园长更加诧异,可事实就是如此。

爷爷眼睛睁得好大,可的确与众不同,仿佛一层薄薄晨雾覆盖着。虽然这样,但爷爷并没有像看不见的人那样、眼皮垂了下来,而是面向前方,没有一点点退却。

“只有在他耳边大声吼,偶尔能让他听明白点。”奶奶能够感觉到耿园长的疑惑,连忙又解释了一句。“不好意思,我刚才没仔细看,没注意到你们的困难,没能帮你们,来,我现在带你们到三楼康复科。”心中疑虑消除了,耿园长迫不及待按下了“↑”。

耿园长是爬楼梯上去的,又是从楼梯走下来的,奶奶是看在眼里。

“谢谢!谢谢!你真是好心人,真是有心人!在这医院里,好心人真是多!看到你们这样的人站在我的面前,我的心情就是好。”耿园长的此举,奶奶再明白不过了,满脸洋溢着感激之情。

“我来这医院已经好长时间了,虽然看不到明显的大变化,但肯定是有好转的。老伴虽然看不到、听不见,但他还是坚持来照顾。有时候我也劝他,在他耳边大声说,让我姐妹来照顾,可他总是说,‘没事,我能照顾好你,肯定要照顾好你。’这么长时间下来了,他就是这样倔强。”电梯内,明亮的那束光,照在奶奶幸福的脸上。

“这里的医生对我也很不错,不仅帮助我做锻炼,每天都会说我有进步,还经常提醒我需要注意的问题,我心里很明白,虽然我还不能完全自理,但我相信,我会逐步好起来的。”对于康复锻炼,虽然奶奶感觉时间是漫长的,但依然满是信心。

医院里是安静的,出了电梯门,耿园长直接竖起了大拇指,还轻轻附在奶奶耳朵旁说:“奶奶,我记住你和爷爷了。原先,我的腰那么疼,现在感觉轻松多了。”

听到这话,奶奶异常高兴,脸上弥漫着笑意。推着轮椅的爷爷,仿佛也享受着这份喜悦,而耿园长,仿佛更不例外,汲取着……

香一瓣

盐都·宋孝林

流年碎影

市区·陈俊江

水乡

阜宁·尤学飞